

南國風采

《南方周末》編輯部編

● 改革開放，

廣東領風氣之先，

更添風采，

吸引了海內外各方面的人士。



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精神文明丛书·《南方周末》精萃

南国风采

《南方周末》编辑部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南国风采

《南方周末》编辑部编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华南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60千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册

ISBN 7-5361-0217-8/G·77

定价：3.50元

《精神文明丛书·〈南方周末〉精萃》

编 委 名 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左 方

杨一功

杨明新

张 琮

李孟昱

赖海晏

熊福林

《〈南方周末〉精萃》序

秦 牧

南方日报增刊《南方周末》，办得很有特色。它格调高尚，情趣健康，一纸风行，影响及于全国。最近南京举行全国范围内的民间评报，评选“您最喜欢的十佳报纸”，《人民日报》雄踞榜首，《南方周末》名列第三。这虽然不一定就那么全面和准确，但是，广东的《南方周末》被南京以及各地的读者选中，毕竟说明它是有一定魅力的。

自从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推进以来，我们的出版物，一方面也是空前繁荣，它们色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一方面也着实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一些格调极低的书刊小报，也纷纷从某些阴暗的角落里冒了出来。这类出版物，贩卖的色情淫秽，“怪力乱神”，油滑噱头，低级趣味。它们标榜艳尸、奇案、三角恋爱，八方怪剧一类的东西。编者投社会上某一部分人所好，有不少是颇捞了一笔的（这不奇怪，贩卖毒品的毒贩子可以发财，精神鸦片的制造者又何独不然，只是法律的巨棒终究要敲到他们头上罢了）。在这种情形下，颇有些人，以为“正当的出版物很难有大销路”。信心动摇，嗒然若失。其实，这未免把邪恶的力量看得过于雄厚，把正面的力量看扁了。

社会上有毫不关心国家、人民命运，只顾自己纵情欲乐的一批人，他们除了盯住自己的鼻子，一味追求感官刺激之

外，横财直入，对什么正义、是非、理想、道德，统统嗤之以鼻。社会上存在这么一批人有什么奇怪呢？还有盗贼、骗子、流氓、贪官污吏呢！但是，毕竟大多数人都希望国家好，人民好，社会公正，经济繁荣，毕竟有大量的人在辛勤学习，奋发向上。因此，总的来说，邪恶的出版物尽管在某些角落猖獗一时，但是在出版总量中仍然只能占一个小位置。国家对出版界的市侩、宵小加以取缔，对广大读者进一步进行引导之后，邪恶出版物的活动范围就会更小了。政府对下流小报的不断扫荡，以及最近对一些唯利是图、刊行下流读物的出版社处以重罚，就都是令人拍手称快的严正措施。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正当出版物，应当办得更认真，更精彩，更联系实际，更具有魅力。其中的某一部分，特别是文艺作品，还应该更有趣味才好。

这能够办到吗？

当然能够！例子，天南地北，到处都有。《南方周末》也是一例。

人间有低级的趣味，也有高尚的趣味，如果说低级趣味不外是“拳头加枕头”一类的东西，范围极其狭小的话，高尚的趣味，可以寄托的，却是大千世界的纷纭万象，它有极其宽广的天地。

人们普遍都有旺盛的求知欲。以生动的方式，把人们渴望知道的事物真相告诉人们，就带来了正当趣味。因此，英雄人物的成长的事迹，学人艺星的生活道路，历史的秘闻，城市的新姿，民族的习俗，异域的珍谈，以至于一桩案件的剖析，一项前事的钩沉，望远镜里的星辰，显微镜下的细菌，藏北的马怎样吃肉，四川饥饿的熊猫怎样攫羊，等等，等等，凡是足以满足人们的求知欲，娓娓道来，别具风味的，

它都可以使人们感到饶有情趣。在这种谈天说地中受到潜移默化，获得陶冶滋润。在出版社界出现大风大浪的日子里，各地的文摘性刊物，知识性杂志，大抵都站稳脚跟，岿然不动。这里面蕴含的道理，是很值得人们寻味的。

《南方周末》在这里小试其锋，就已经获得可观的成就，再进一步努力，必定可以更加令人刮目。

有些人误以为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只有一天的生命，是“易碎的作品”，这样的见解，很不对头。“五四”以来，许多足以垂之久远的作品，包括鲁迅的好些名篇在内，起初都登在报刊副刊上，然而它们却经受了时间潮水的冲刷，有一些还越来越放射光辉呢！

近年，有一些报刊，从历年自家发表的文章中，选拔精华，出版专集，让读者系统阅读和长期保存，这个做法，独具匠心，很值得推广。最近广东高教出版社和《南方周末》合作，采取这种办法，编辑出版《精神文明丛书·〈南方周末〉精萃》。这套丛书，将该报五年来刊登的主要文章，分门别类，编辑成册，分批出版。首批出版的有《名流荟萃》、《群星璀璨》、《众生录像》、《南国风采》等，接着还要出版《求知》、《家庭与社会》、《彩色广场》、《艺林》等。我觉得，这样一套丛书，是颇有价值，将会受到欢迎的。听说广告一出，汇款订单，雪片飞来，可见，一份报刊，在读者中树立了威信之后，工作就好做得多了，而具有一定水平的读者，则是很有选择的。

我翻阅了《名流荟萃》和《群星璀璨》的篇目（其中有些文章是早就看了的），觉得它们着实相当丰满，琳琅满目，读者购买这样的书籍，是不会上当的。《名流荟萃》刊载了对好几十位学者、作家、画家、翻译家的访问记，由于

其中有些人已经作古，弥觉珍贵。《群星璀璨》则描述了几十位艺术家从艺生涯的的片段，色彩缤纷。其它诸册，据此推断，也都各有一定的水平。编者希望我做篇文章，作为丛书的总序。就让我直抒己见，写下这些应命吧！

凡是能够拨开云雾，把人物、事件的真相、本质告诉读者的文章，凡是让人获得正确的知识，受到高尚情操陶冶的作品，都有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所以，它命名为《精神文明丛书》，我认为不算吹牛，是有道理的。

一九八八年九月三日 广州

責任編輯：楊 哲
封面設計：葉瀾波

目 录

社 会 瞭 望

- 二十五万乡村妹子在羊城 丁小莉 (1)
- 东莞：二十多万双外来的手 张翼飞 (4)
- 无名岗上的“无名官”
..... 焕群、郑敏、榕 (8)
- 大垠岛上的“特殊居民” 丁小莉 (11)
- 罗湖桥上的台胞泪 彭伊娜 (14)
- 且看天下父母心
——1986年广州市初中升学考场外景
..... 卢·昆 (17)
- 来自高考试场的反馈 蔡绍华 胡贤 (21)
- 少男少女心事探秘 杨兴锋 (23)
- “留学热”在广州 雪 柏 (27)
- “红黄黑”的选择
——当今大学研究生的困惑 筱 劭 (29)
- 学习的主旋律为何变了调
——大学校园变奏曲之一 筱 劭 (32)
- “读书郎”与“经商热”
——大学校园变奏曲之二 筱 劭 (34)
- 盲目的选择
——大学校园变奏曲之三 筱 劭 (37)

信息成宠物 电话作嫁妆

——菊城青年新观念育出新风尚

..... 钟 鸣 (40)

不愿“拉郎配” 但求显身手

——从劳务市场看广州青年的就业观

..... 苏丽容 (43)

更具挑战性和浪漫色彩

——当今广州青年的家庭生活..... 琰 子 (46)

广州街头流浪乞丐的真相..... 丘丽萍 (48)

“沙发之乡”的冲击波..... 张翼飞 (50)

“南线”旅游今日谈..... 何乃谦 (52)

深圳特区的夜生活..... 黎德奎 (54)

深圳青年的新观念..... 李 坚 (56)

在审美的考场上..... 易 渡 (58)

广州的垃圾..... 何乃谦 (59)

羊城即景

邮迷的节日

——八·八广州珍邮拍卖纪实..... 丁小莉 (62)

广州街头“精品屋”..... 张翼飞 (64)

嘿，这女人街..... 黄泳瑜 (66)

立交桥下“流行色”..... 卢 昆 (68)

节日，来到了“鸳鸯楼”..... 何乃谦 (71)

羊城深巷的“佛门净土”

——无着庵见闻..... 汪 林 何信能 (73)

金鱼缸的变迁

——广州人养观赏鱼散记..... 张翼飞 (76)

羊城，悄悄兴起家庭教师热	筱 劭 (79)
广州，街巷常闻管弦声	咏 鸿 (82)
异彩纷呈的广州街门	吴永权 熊文辉 (84)
美容化妆悄悄进入花城	彭伊娜 (85)
广州的舞厅	赵南成 刘瑞雄 (87)
走进音乐艺术殿堂的孩子们	

——广州一次儿童钢琴演奏会	卢 昆 (88)
少儿艺校小景	刘祥龙 (91)
夜逛“玉器墟”	司徒为 (93)
黄昏的歌唱	

——访广州市老人院	丘 帆 (95)
“桂货”入粤悄无声	伊 娜 余 迪 (98)
广州公园的个性美	姚志玲 (100)
话说广州高第街	李恩彬 (102)

阿 拉 看 广 州

“广州人交关好”	乐 迪 (105)
时间在广州	乐 迪 (106)
最令人伤脑筋的	乐 迪 (108)
叫一声“小姐”	乐 迪 (110)
买菜心得	乐 迪 (112)
也说“食在广州”	乐 迪 (114)
在广州购物	乐 迪 (116)
这条“腿”是否“短”了?	乐 迪 (117)
广州好不好玩?	乐 迪 (119)
广州街头看时装	乐 迪 (121)
广州年轻人到哪里谈恋爱	乐 迪 (123)

广州购物可用“卡”	乐 迪 (125)
广货 = 大新货?	乐 迪 (127)
市场啊市场	乐 迪 (129)
广州人没象你这样做生意的	乐 迪 (131)
关于教师“跳槽”的思考	乐 迪 (133)
知识分子赚钱的门道	乐 迪 (136)
阿拉爱广州	乐 迪 (138)
万宝路·游戏机·红领巾	乐 迪 (140)
如果广州没有大排档	乐 迪 (142)
是是非非道广州	乐 迪 (144)
迷信意识在广州	乐 迪 (146)
阿拉街头受罚记	乐 迪 (148)
再说“广货”在上海	乐 迪 (150)
“向广东学习”的思考	乐 迪 (152)
经济中心“南移”之我见	乐 迪 (155)
南方“文化脊”	乐 迪 (157)
“青青广州”	乐 迪 (159)
优势莫“滑坡”	乐 迪 (161)
北方为何比南方“热”?	乐 迪 (163)
不要忘了“打工仔”	乐 迪 (165)
请治一治广州的噪音	乐 迪 (167)
“豪气”与“小气”	乐 迪 (170)
广州的“公关形象”	乐 迪 (172)
广州人怕不怕热	乐 迪 (174)
吃的“危点”	
——躺在上海想广州	乐 迪 (176)
白藤湖畔中秋月	乐 迪 (178)

食 在 广 州

“月饼战”追记	黄泳瑜 (181)
“年晚煎堆”的盛衰	黄泳瑜 (183)
岁末又吃团年饭	黄泳瑜 (185)
在别传寺里吃斋	黄泳瑜 (187)
秋冬话进补	黄泳瑜 (189)
漫话羊城“开煲狗肉”	黄泳瑜 (191)
喜吃野味的广州人	黄泳瑜 (193)
食蛇种种	黄泳瑜 (195)
广州粥品百味香	黄泳瑜 (197)
闲话“火锅新潮流”	黄泳瑜 (199)
如今时兴饮“晏”茶	黄泳瑜 (201)
陶陶居里品龙泉	黄泳瑜 (203)
在泮溪吃“响”菜	黄泳瑜 (205)
坐游“食街”	黄泳瑜 (207)
“食街”的风采	黄泳瑜 (209)
龙门舫上尝海鲜	黄泳瑜 (211)
四时佳果汇岭南	黄泳瑜 (213)
闲话秋凉雀儿肥	黄泳瑜 (215)
“叹”夜茶	黄泳瑜 (217)
夜逛“为食街”	黄泳瑜 (219)
情趣盎然的“工夫茶”	黄泳瑜 (221)
满街飘香的潮州小食	黄泳瑜 (223)
顺德吃鱼乐	黄泳瑜 (225)

二十五万乡村妹子在羊城

丁小莉

近几年，广州人注意到：在工厂，在餐厅，在医院，在旅馆，在羊城的每一角落，越来越多地出现来自农村的姑娘。她们有当工人的，有当服务员的，有当勤杂工的……其中个别人甚至淡描眉毛，略施粉黛，与城市少女群合起来让人难以分辨。她们来自广东各地，来自湖南、广西、河南……大多是当小保姆出身，或读罢招工广告毛遂自荐，迅速汇入浩浩荡荡的外来劳动力大军。据1987年底不完全统计，广州市外来劳动力接近40万，其中农村女青年在25万以上！十八九岁的女孩子，一个月挣一二百元，过年回家时，给父母兄弟买回各式各样的礼品，请乡亲邻里品尝包装漂亮的高级糖果，那气派，虽不及港澳同胞衣锦还乡，也足以令村民们交口赞叹。于是，春节过后，又一群未见过世面的乡村姐妹相随而来……

她们在这现代化大城市如何安身？她们在想些什么？追求些什么？你是否了解她们的欢乐和烦恼？

腰身壮实的陈芬今年刚满19岁，到广州却已两年了。制衣厂、毛织厂、针织厂、小食店……她一间接一间接地“跳槽”，有时是由于工厂景况不佳，有时则因为另一张招工广告上标明的待遇更好。起初她借居在一户人家，工余帮着干些家务，主人免费提供吃住。但寄人篱下，陈芬总觉不够自由。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有集体宿舍的工厂，20多人住在一

室，每月每人交13块钱房租、管理费，除去吃住，一个月只剩下20来元。不久，陈芬又应聘进了一家新开酒店的点心部。每天从早上4点半干到下午2点，头一个月“试用期”便给了150元，以后平均每月200多。酒店管每日3餐，几乎不必动用自己的收入。于是，她报名进了广州烹调学校的夜校，每月花45元，每周上两个晚上的课。“虽然累点苦点，”陈芬姑娘对我说，“可我既能学会做点心，又学到了烹调技术，将来回湖南老家开间小食店，嘻嘻……”我望着陈芳白里透红的面孔，望着她开心自信的微笑，心中突然涌上一阵感动。两年前我见过这姑娘，那会儿她刚跟人来到广州，又瘦又小，神情怯怯的，见了人连头也不敢抬。如今，简直判若两人。“今年春节回家吗？”我问她。她爽快地回答：“不回！烹调班交了学费，课不能拉下；酒店里节日加班也正好多挣些钱。我已写信给爸爸妈妈，相信她们会理解我！”

20岁的杨敏长得眉清目秀，马尾辫上扎一个大大的黑蝴蝶，裙裾飘飘，很难相信两年前她还是个村子里的插秧能手。杨敏高中毕业高考落选，由舅舅介绍到城里当小保姆，半年后进了毛织厂工作，寄居在舅舅的朋友家。她文静好学，不愿在嫁人生儿育女而事业无成这条传统道路上虚度一生。去年6月，她参加广东省自学统考，写作和现代汉语两门课居然都得了70多分，取得这两门课的大专单科合格证，高兴得一连几夜未睡好。有段时间舅舅介绍她去一家餐馆当收款员，管吃管住，每月还给250多元。但是才干几个月，杨敏便离开了，转到一家毛巾厂当了5年制合同工。杨敏告诉我：“餐馆工钱虽多，可天亮干到夜深，没有一点学习时间。毛巾厂每月工资120元，但8小时工作制，居住环境很

好，我有条件自学，争取两年内拿到大专毕业文凭！”我瞥了一眼她桌上几个字迹相同的信封，半开玩笑道：“还有时间谈恋爱，对吗？”杨敏脸一红，笑了，坦然道：“已经吹了，别人介绍的，是空军机械兵，说是13年军龄可以带家属，才见过两次，就谈崩了。”“怎么回事？”“性格不合呗。”这位广西姑娘淡淡一笑，显然已把刚告失败的初恋置之脑后了。

第三位乡村妹子阿兰，5年前从客家山区到广州给亲戚带孩子时才17岁。看到大街上奔跑着那么多的汽车，她又惊又喜，情不自禁拍手欢呼。一年后，亲戚家的孩子进了托儿所，阿兰一度回乡，村民们几乎认不出她了：这姑娘出落得丰满白净，穿戴得齐齐整整，开口说话一套串着一套，能讲出许多乡下人闻所未闻的新奇事儿。父母本想把女儿要回来给大儿子“换亲”，可进城见了大世面的女儿又吵又闹，死活不从，还向全村人宣告实行“晚婚”，表示坚持“婚姻自主”。阿兰在家里呆不下去，乡下一些陈旧保守的观念与她格格不入，于是，她干脆跟人跑到宝安县，进一家电吹风筒工厂当了临工。不久前，我在广州街头遇见阿兰，这位年已23岁的乡村姑娘告诉我，现在一个月能挣200多元，给家里寄回150。“可这么干不是长久之计呀！”阿兰缄默片刻。她不再象当年那样爱跳爱笑，“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没户口，要想在城市立脚是无望的。我想学一门手艺，以后嫁人也能靠自己找饭吃。”

.....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大量的乡下姑娘离开家乡，如何看待此事，笔者在此不作评说。而我们却高兴地看到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文明逐渐渗